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〇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南北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13)

蔡東藩著

南北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序

可咀咒的亂世，在史書的冊頁上塗滿了腥血。其間亂賊迭起，作爭攘的主動者或煽動者。任何朝代是有的；却没有南北朝那樣的利害。從宋武帝起，經過齊梁陳，誰不是以篡弑得天下，悖入悖出，忽興忽亡。可謂極亂離之慘了！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慝。孔子懼亂臣賊子，亂臣賊子也懼孔子。爲一字的貶責，有嚴於斧鉞。所以歷史的記載，有時可以爲做的。

南北朝之紛擾，結果被索虜乘機佔據了北方，歷十一世，合東西二魏說來，享國也有一百七十餘年之久。但北北周篡奪相仍，與南朝一例的動作。這可算亂臣賊子最活躍的一個時代了。隋文帝以外戚盜國，雖然混了一北，畢竟躬遭子禍，依然沒有好下場。他的兒子隋煬帝弑君父，賊弟兄淫恣無度，死到了江都。二孫條廢條立，以發願不復生帝王家。從因果上看來，這種種起伏，興廢都不是偶然的事。在史家眼中，隋也不應當列入正統的。

沈約所作宋書一百卷。梁書本傳記「約表上其書謂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諸志須成續」。今此書有紀志傳，而無表。史通云：「此書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不言有表，隋書經籍志也作一卷，與今本同，或者唐以前表早佚，今本不知是不是後人所編次的？蕭子顯所作南齊書五十九卷。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館開書目云：「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但劉知幾史通曾鞏鈐錄，皆云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爲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闕佚。梁書和南史作六十卷，館開書目不能說沒有根據。姚思廉作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史通上說：「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藁，加以新錄，述爲梁書五十六卷。」又「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思廉編輯之功，不止九年，算

得很大的工作了。沈約、蕭子顯是梁人，怕投鼠忌器，語多迴護，尚有可原。思廉是唐代人，也多迴護的話。豈是因爲唐之得國，也有篡竊的嫌疑麼？姚察曾作過梁陳的官，大約不忍直書。不像崔浩監修魏史，直書無隱，事未成而身死族夷。魏收繼之，成魏書一百四十卷，當時號稱「穢史」。據劉恕序錄謂：「隋魏澹史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唐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今皆不傳。魏收的書倒流傳至今。李百藥作北齊書五十卷，也是承其父德林之業。大致仿後漢書的體例，卷後各繫論贊。此書自北宋後漸漸散佚，晁公武讀書志已說殘闕不完了。令狐德棻作周書五十卷，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史，就是德棻所提議的。此書也是殘闕很多。李與令狐都憑據兩朝記錄，略加刪潤，於褒貶之義，無甚可取。隋書八十五卷，輯自唐臣之手，其中撰志者，如李淳風、于志寧、章安石、李延壽，令狐德棻都在內，而以魏徵領名。魏徵是一代的直臣，而於張衡傳中，不及弒隋文之事，爲亂賊曲諱，史家甚爲不取。說起南北史來，仍以李延壽所作爲精。

李氏所作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本私家之著述，可以供官書之旁參的。延壽承父大師之志，先作成南史，就正令狐德棻。德棻把乖失的地方改定不少。所以宋人稱延壽之書，刪煩補闕，爲近世佳史。不過雜史爲實錄，未必盡足以信。在北史方面，因魏書、北齊書、周書皆不全的緣故，此書除麥鐵杖傳有闕文，荀濟傳脫去數行，其餘皆卷帙齊整，始末完具。徵北朝的故事，不能不以此書爲依據的。他以隋書列入北史，後人有譏其失宜，其實以春秋「用夷禮則夷之」的標準說來，這是不錯的。

南北朝史料如此之複雜，又如此之失掉貶義。我們再來讀蔡先生這一部演義，便可知道演義之作，其價值不在正史下。而且現在是什麼時代？亂賊之大防，作者於此，再三致意，不爲少諱。讀者更應體會述史的用心才好！

自序

子輿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夫孔子懼亂賊，亂賊亦懼孔子，則信乎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而筆削之功爲甚大也。春秋以降，亂賊迭起未艾，厥惟南北朝。宋武爲首惡，而齊而梁而陳，無一非篡弑得國，悖入悖出，忽興忽亡，索虜適起而承其敝，據有北方，歷世十一，享國至百七十餘年。合東西二魏在內。夷狄有君，諸夏不如，可勝慨哉！至北齊、北周，篡奪相仍，蓋亦同流合汙，駸駸乎爲亂賊橫行之世矣。隋文以外戚盜國，雖得混一南北，奄有中華，而冥罰所加，躬遭子禍，阿廢弑君父，賊弟兄，淫烝無度，卒死江都。夏桀商辛，不是過也。二孫脩立，脩廢甚至布席禮佛，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倘非乃祖之貽殃，則孺子何辜？乃遽遭此慘報乎！然則隋之得有天下，亦未始非過渡時代，例以舊史家正統之名，隋固不得忝列也。沈約作宋書，蕭子顯作齊書，姚思廉作梁陳二書，語多迴護，諱莫如深。沈與蕭爲梁人，投鼠忌器，尙有可原；姚爲唐臣，猶曲諱梁陳逆迹，豈以唐之得國，亦仍篡竊之故智與？抑以乃父察之曾仕梁陳，乃不忍直書與彼夫崔浩之監修魏史，直書無隱，事未藏而身死族夷，旋以諂諛狡佞之魏收繼之，當時號爲「穢史」，一其不足徵信也明甚。北齊書成於李百藥，北周書成於令狐德芬，率爾操觚，徒憑兩朝之記錄，略加刪潤，於褒貶亦無當焉。隋書輯諸唐臣之手，而以魏徵標名，魏以直臣稱，何以張衡傳中，不及弑隋文事，明明爲亂臣賊子，而尙曲諱之，其餘何足觀乎？若李延壽之作南北史，本私家之著述，作官書之旁參，有此詳而彼略者，有此略而彼詳者，茲姑不暇論其得失，但以隋朝列入北史，後人或譏其失宜，竊謂春秋用夷禮，則夷之李氏固猶此意也。嗟乎！亂臣賊子盈天下，卽幸而牢籠九有，囊括萬方，亦豈眞足光耀史乘，流傳後世乎哉！本編援李氏南北史之例，摭摭事實，演爲是書，復因

年序之相關，合南北爲一鑪，融而冶之，以免閱者之對勘，非敢謂是書之作足以步官私各史之後塵。但閱正史者，常易生厭，而覽小說者不厭求詳。鄙人之撰歷史演義也有年矣，每書一出，輒受閱者歡迎，得毋以辭從淺近，迹異虛誣，就令草草不工，而於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與！抑尤有進者，是書於亂賊之大防，再三致意，不爲少諱。值狂瀾將倒之秋，而猶欲揚湯止沸，鄙人固不敢出此也。若夫全書之體例，已數見前編之各歷史演義中，茲姑不贅云。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古越蔡東帆自敘於臨江書舍。

南史世系圖

宋

一 武帝劉裕 三年

二 少帝營陽王義符 三年

三 文帝義隆 三十年

四 孝武帝駿 十一年

五 廢帝子業 不踰年

六 明帝彧 八年

七 後廢帝蒼梧王昱 四年

桂陽王休範 八

順帝準 三年

齊

始安王道生

五 明帝鸞 五年

六 東昏侯寶卷 二年

七 和帝寶融 一年

一 高帝蕭道成 四年

二 武帝蹟 十一年

太子長懋

三 鬱林王昭業 不踰年

四 海陵王昭文 不踰年

梁

一 武帝蕭衍 四十八年

昭明太子統 (後) 宣帝詒 七年 明帝歸 二十四年 後主琮 二年

二 簡文帝綱 二年

三 元帝繹 三年

四 敬帝方智 三年

陳

一 武帝陳霸先 三年

昭烈王道譚

二 文帝蒨 七年

三 臨海王伯宗 二年

四 宣帝顓 七年

五 後主叔寶 七年

北史世系圖

魏

①道武帝拓跋珪^{二十三年} ②明元帝嗣^{十五年} ③太武帝燾^{二十八年} ④景穆太子晃 ⑤文成帝浚^{十四年} ⑥獻文帝弘^{五年}

廣平王懷 ⑦孝武帝修^{三年}

⑧孝文帝宏^{二十九年} ⑨宣武帝恪^{十六年} ⑩孝明帝詡^{十三年} ⑪廣陵王羽 ⑫節閔帝恭^{一年}

京兆王愉^魏 ⑬文帝寶炬^{十七年} ⑭廢帝欽^{三年} ⑮恭帝廓^{三年} ⑯拓跋氏

彭城王勰 ⑰孝莊帝子攸^{三年}

清河王懌 ⑱清河王亶^魏 ⑲孝靜帝善見^{十七年}

齊

神武帝高歡

周

文帝宇文泰

①文宣帝洋^{十年} ②廢帝殷^{不踰年}

③孝昭帝演^{二年}

④武成帝湛^{五年} ⑤後主緯^{十二年} ⑥幼主恆^{不踰年}

⑦孝閔帝覺^{不踰年}

⑧明帝毓^{四年}

⑨武帝邕^{十八年} ⑩宣帝贊^{不踰年} ⑪靜帝闡^{二年}

隋

①文帝楊堅^{二十四年} ②煬帝廣^{十三年} ③元德太子昭 ④恭帝侑^{二年} ⑤恭帝侗^{二年}

目錄

第一回	射蛇首興王呈預兆
第二回	起義師入京討逆
第三回	伐燕南冒險成功
第四回	燬賊船用火破盧循
第五回	搗洛陽秦將敗沒
第六回	失秦士劉世子逃歸
第七回	弑故主冤魂索命
第八回	廢營陽迎立外藩
第九回	平謝逆功歸檀道濟
第十回	逃將軍棄師中虜計
第十一回	破氏帥收還要郡
第十二回	燕王弘投奔高麗
第十三回	捕奸黨殷景仁定謀
第十四回	陳參軍立柵守危城
第十五回	聘辯詞張暢報使
第十六回	永安宮魏主被戕

睹龍顏慧婦忌英雄	一冊
迎御駕報績增封	八
捍東都督兵禦寇	一五
發軍函出奇平譙縱	二二
破長安姚氏滅亡	二九
移晉祚宋武帝篡位	三六
喪良將胡騎橫行	四四
反江陵驚聞內變	五一
入夏都擊走赫連昌	五九
亡國后侑酒作人奴	六六
殺司空自壞長城	七三
魏主燾攻克姑臧	八一
露逆萌范蔚宗伏法	八八
薛安都用矛刺虜將	九五
貽洩溺賊質覆書	一〇三
含章殿宋帝遇弑	一〇九

第十七回	發尋陽出師問罪	克建康梟惡鋤奸	一一七
第十八回	犯上興兵一敗塗地	誅叔納妹隻手瞞天	一二五
第十九回	發雄師慘屠骨肉	備喪具厚葬妃嬪	一三二
第二十回	狎姑姊宜淫鸞掖	辱諸父戲宰豬王	一三九
第二十一回	戕暴主湘東正位	討宿孽江右鏖兵	一四六
第二十二回	掃逆藩衆叛蕩平	激外變四川淪陷	一五四
第二十三回	殺弟兄宋帝濫刑	好佛老魏主禪統	一六一
第二十四回	江上墮謀親王授首	殿中醉寢狂豎飲刀	一六九
第二十五回	討權臣石頭殉節	失鎮地櫟林喪身	一七七
第二十六回	篡宋祚廢主出宮	弑魏帝淫姬專政	一八七
第二十七回	膺帝籙父子相繼	禮名賢昆季同心	一九四
第二十八回	造孽緣孽兒自盡	全愚孝愚主終喪	二〇二
第二十九回	蕭昭業喜承祖統	魏孝文計徙都城	二〇九
第三十回	上淫下烝醜傳宮掖	內應外合及殿廷	二一六
第三十一回	殺諸王宣城肆毒	篡宗祚海陵沈寃	二二四
第三十二回	假仁襲義兵達江淮	易后廢儲覺傳河洛	二三一
第三十三回	兩國交兵齊師屢挫	十王駢戮蕭氏相殘	二三八
第三十四回	齊嗣主臨喪哭禿鶩	魏淫后流涕陳巫蠱	二四六

第三十五回 洩密謀二江授首 遭主忌六貴洊誅……………二五三

第三十六回 江夏王通叛亡身 潘貴妃入宮專寵……………二六〇

第三十七回 殺山陽據城傳檄 立寶融廢主進兵……………二六七

第三十八回 張欣泰敗謀羅重辟 王珍國懼禍弑昏君……………二七四

第三十九回 諫遠色王茂得嬌娃 竊大寶蕭衍行弑逆……………二八一

第四十回 蕭寶夤乞師伏虜闕 魏邢辯遣將奪梁州……………二八八

第四十一回 弟子與尸潰師洛口 將帥協力戰勝鍾離……………二九五

第四十二回 誣通叛魏宗屈死 圖規復梁將無功……………三〇三

第四十三回 充華產子嗣統承基 母后臨朝窮奢極欲……………三一〇

第四十四回 築淮堰梁皇失計 害清河胡后被幽……………三一七

第四十五回 宣光殿省母啓爭端 沃野鎮弄兵開禍亂……………三二四

第四十六回 誅元乂再逞牝威 拒葛榮輕罹賊網……………三三二

第四十七回 蕭寶夤稱尊叛命 爾朱榮抗表興師……………三三九

第四十八回 喪君有君強臣謝罪 因敵攻敵叛王入都……………三四五

第四十九回 設伏甲定謀除惡 縱輕騎入闕行兇……………三五三

第五十回 廢故主迎立廣陵王 煽衆兵聲討爾朱氏……………三六〇

第五十一回 戰韓陵破滅子弟軍 入洛宮淫烝大小后……………三六九

第五十二回 梁太子因憂去世 賀拔岳被賺喪身……………三七六

第五十三回	達君命晉陽興甲	謁行在關右迎鑾	三八三
第五十四回	飲宮中魏主遭酖毒	陷澤畔竇秦死戰場	三九〇
第五十五回	用少擊衆沙苑交兵	廢舊迎新柔然納女	三九七
第五十六回	戰邙山宇文泰敗潰	幸佛寺梁主衍捨身	四〇四
第五十七回	責賀琛梁廷草敕	防侯景高氏留言	四一二
第五十八回	悍高澄嚴禁東魏主	智慕容計擒蕭淵明	四一九
第五十九回	縱叛賊朱异誤國	却強寇羊侃守城	四二六
第六十回	援建康韋粲捐軀	陷臺城梁武中計	四三三
第六十一回	困梁宮君王餓死	攻湘州叔姪尋讎	四四〇
第六十二回	取公主侯景脅君	篡帝祚高洋竊國	四四八
第六十三回	陳霸先舉兵討逆	王僧辯却賊奏功	四五五
第六十四回	弑梁主大憝行兇	鬱侯賊庶支承統	四六三
第六十五回	殺季弟特遣猛將軍	酖故主兼及親生女	四七〇
第六十六回	陷江寧竝戕梁元帝	誅僧辯再立晉安王	四七六
第六十七回	擒敵將梁軍大捷	逞淫威齊主橫行	四八三
第六十八回	宇文護挾權肆逆	陳霸先盜國稱尊	四九一
第六十九回	討王琳屢次交兵	諫高洋連番受責	四九八
第七十回	戮勳戚皇叔篡位	溺懿親悍將逞謀	五〇五

第七十一回	遇強暴故后被污	違忠諫逆臣致敗	五二二
第七十二回	遭主嫌侯安都受戮	却敵軍段孝先建功	五一九
第七十三回	背德興師周師再敗	攬權奪位陳主被遷	五二六
第七十四回	暱姦人淫后殺賢王	信刁嫗昏君戮胞弟	五三四
第七十五回	斛律光遭讒受害	宇文護稔惡伏誅	五四一
第七十六回	選將才獨任吳明徹	舍妒意特進馮小憐	五四九
第七十七回	韋孝寬獻議用兵	齊高緯挈妃避敵	五五六
第七十八回	陷晉州轉敗爲勝	擒齊王取亂侮亡	五六四
第七十九回	老將失謀還師被虜	昏君嗣位慘戮沈寃	五七一
第八十回	宇文婦醉酒失身	尉遲公登城誓衆	五七九
第八十一回	失鄴城皇親自刎	竄周室勳戚代興	五八七
第八十二回	揮刀遇救逆弟敗謀	酣宴聯吟艷妃專寵	五九四
第八十三回	長孫晟獻謀制突厥	沙鉢略稽首服隋朝	六〇一
第八十四回	設行省遣子督師	避敵兵攜妃投井	六〇九
第八十五回	據湘州陳宗殉國	撫嶺表洗氏平蠻	六一六
第八十六回	反罪爲功築宮邀賞	寓勦於撫徙虜實邊	六二四
第八十七回	恨妒后御駕入山鄉	謀奪嫡計臣賂朝貴	六三三
第八十八回	太子勇遭讒被廢	庶人秀幽銅蒙冤	六三八

第八十九回	侍病父密謀行逆	烝庶母強結同心	六四六
第九十回	攻并州分遣兵戎	幸洛陽大興土木	六五三
第九十一回	促蛾眉宣華歸地府	駕龍舟煬帝赴江都	六六一
第九十二回	巡塞北厚撫啓民汗	幸河西窮討吐谷渾	六六八
第九十三回	端門街陳戲示蕃夷	觀瀾亭獻詩逢鬼魅	六七六
第九十四回	征高麗勞兵動衆	潰薩水折將喪師	六八三
第九十五回	楊玄感兵敗死窮途	斛斯政拘回遭慘戮	六九〇
第九十六回	犯乘輿圍攻紫塞	造迷樓望斷紅顏	六九七
第九十七回	御苑賞花巧演古劇	隋堤種柳快意南游	七〇五
第九十八回	麻叔謀罪發受金刀	李玄邃謀成建帥府	七一二
第九十九回	迫起兵李氏入關中	囑獻書矮奴死闕下	七二〇
第一百回	弒昏君隋家數盡	酖少主楊氏凶終	七二七

第一回 射蛇首興王呈預兆 睹龍顏慧婦忌英雄

世運百年一大變，三十年一小變，變亂是古今常有的事情，就使聖帝明王，善自貽謀，也不能令子子孫孫，萬古千秋的太平過去，所以治極必亂，盛極必衰，衰亂已極，復治復盛，好似行星軌道一般，往復循環，周而復始。一半是關係人事，一半是關係天數，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但我中國數千萬里疆域，好幾百兆人民，自從軒轅黃帝以後，傳至漢晉，都由漢族主治，凡四裔民族，僻居遐方，向爲中國所不齒，不說他犬羊賤種，就說他虎狼遺性，最普通的贈他四個雅號，南爲蠻，東爲夷，西爲戎，北爲狄。這蠻夷戎狄四種，只准在外國居住，不許他闖入中原，古人稱爲華夏，大防便是此意。界劃原不可不嚴，但侈然自大，亦屬非是。

漢晉以降，外族漸次來華，雜居內地，當時中原主子，誤把那懷柔主義，待遇外人，因此藩籬自闕，防維漸弛，那外族得在中原境內，以生以育，日熾日長，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爲虺勿摧，爲蛇若何。嗣是五胡十六國，迭爲興替，害得蕩蕩中原，變做了一個胡虜腥羶的世界。後來弱肉強食，彼吞此併，輾轉推遷，又把十六國土宇，渾合爲一大國，叫作北魏。北魏勢力，很是強盛，查起他的族姓，便是五胡中的一族，其時漢族中衰，明王不作，只靠了南方幾個梟雄，抵制強胡，力保那半壁河山，支持危局。我漢族的衣冠人物，還算留貽了一小半，免致遍地淪胥，無如江左各君，以暴易暴，不守綱常，不顧禮義，你篡我竊，無父無君，擾擾百五十年，易姓凡三，歷代凡四，共得二十三主，大約英明的少，昏暗的多，評論確當。反不如北魏主子，尚有一兩個能文能武，武指太武帝，文指孝文帝。經營四方，修明百度，揚武烈，興文教，却具一番振作氣象，不類凡庸。他看得江左君臣，昏淫荒唐，未免奚落，嘗呼南人爲梟夷，易華爲夷，無非自取。南人本來自稱華胄，當然不肯忍受，遂號北魏爲索虜。口舌相爭，干戈繼起，往往因北強南弱，累得江淮一帶，

烽火四通，目夕不安。幸虧造化小兒，巧爲播弄，使北魏亦起內訌，東分西裂，好好一個魏國，也變做兩頭政治，東要奪西，西要奪東，兩下裏戰爭未定，無暇顧及江南，所以江南尚得保全。可惜昏主相仍，始終不能展足，局促一隅，苟延殘喘。及東魏改爲北齊，西魏改爲北周，中土又作爲三分，周最強，齊爲次，江南最弱，鼎峙了好幾年，齊爲周併，周得中原十分之八，江南但保留十分之二，險些兒要盡屬北周了。就中出了一位大丞相楊堅，篡了周室，復併江南，其實就是仗着北周的基業，不過楊係漢族，相傳爲漢太尉楊震後裔，忠良遺祚，足孚物望，更兼以漢治漢，無論南北人民，統是一致翕服，龍角當頭，王文在手，均見後文。既受周禪，又滅陳氏，居然統一中原，合併南北。當時人心歸附，亂極思治，總道是天下大定，從此好安享太平，那知他外強中乾，受制帷帟，阿麼煬帝小名，小醜，計奪青宮，甚至弑君父，殺皇兄，烝庶母，驕恣似蒼梧，宋主昱，淫荒似東昏，齊主寶卷，愚蔽似湘東，梁主繹，窮奢極欲似長城公，陳主叔寶。凡江左四代亡國的覆轍，無一不蹈，所有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祖訓，一古腦兒撇置腦後，衣冠禽獸，牛馬裾襟，遂致天怒人怨，禍起蕭牆，好頭顱被人斫去，徒落得身家兩敗，社稷淪亡，妻妾受人污，子弟遭人害，鬧得一塌糊塗。比宋齊梁陳末世，還要加幾倍擾亂。咳，這豈真好算做混一時代麼？小子記得唐朝李延壽撰南北史各一編，宋齊梁陳屬南史，魏齊周隋屬北史，寓意却很嚴密，不但因楊氏創業是由北周蟬蛻而來，可以屬諸北史，就是楊家父子的行誼，也不像個治世真人，雖然靠着一時僥倖，奄有南北，終究是易興易衰，纔經一傳，便爾覆國，這也只好視作閭運，不應以正統相待。獨具隻眼。小子依例演述，摹仿說部體裁，編成一部南北史通俗演義，自始徹終，看官聽着，開場白已經說過，下文便是南北史正傳了。虛寫一段，已括全書大意。

且說東晉哀帝興寧元年，江南丹徒縣地方，生了一位亂世的梟雄，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叫作寄奴。他的遠祖，乃是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交受封楚地，建國彭城，子孫就在彭城居住。及晉室東遷，劉氏始徙居丹徒縣京口里東安太守劉靖，就是裕祖，郡功曹劉翹，就是裕父，自從楚元王交起算，傳至劉裕，共歷二十一世。裕生時適當夜間，

滿室生光，不啻白晝。偏偏嬰兒墮地，母趙氏得病暴亡，乃父翹以生裕爲不祥，意欲棄去，還虧有一從母，憐惜姪兒，獨爲留養，乳哺保抱，乃得生成。翹復娶蕭氏女爲繼室，待裕有恩，勤加撫字，裕體益發育，年未及冠，已長至七尺有餘。會翹病不起，竟致去世，剩得一對嫠婦孤兒，淒涼度日。家計又復蕭條，常憂凍餒。裕素性不喜讀書，但識得幾個普通文字，便算了事。平日喜弄拳棒，兼好騎射，鄉里間無從施技，并因謀生日亟，不得已織履易食，伐薪爲炊，勞苦的了不得，尚且饔飧鮮繼，飢飽未勻。惟奉養繼母，必誠必敬，寧可自己乏食，不使甘旨少虧。揭出孝道，借古風世。一日，游京口竹林寺，稍覺疲倦，遂就講堂前假寐。僧徒不識姓名，見他衣冠襍褻，有逐客意，正擬上前呵逐，忽見裕身上現出龍章，光呈五色，衆僧駭異得很，禁不住譁譟起來。裕被他驚醒，問爲何事，衆僧尙是瞧着，交口稱奇。及再三詰問，方各述所見。裕微笑道：「此刻龍光尙在否？」僧答言：「無有。」裕又道：「上人休得妄言！恐被日光迷目，因致幻成五色。」衆僧不待說畢，一齊喧聲道：「我等明明看見五色龍，罩住尊體，怎得說是日光迷目呢？」裕亦不與多辯，起身卽行。既返家門，細思衆僧所言，當非盡誣，難道果有龍章護身，爲他日大貴的預兆？左思右想，忐忑不定。到了黃昏就寢，還是孤疑不決，輾轉反側，朦朧睡去。似覺身旁果有二龍，左右蟠着，他便躍上龍背，駕龍騰空，霞光絢彩，紫氣盈途，也不識是何方何地，一任龍體游行，經過了許多山川，忽前面籠着一道黑霧，很是陰濃，差不多似天地晦冥一般，及向下倚矚，却露出一綫河流，河中隱隱現出黃色，黑氣隱指北魏，河中黃色便是黃河，宋初盡有河南地，已兆於此。那龍首到了此處，也似有些驚怖，懸空一旋，墮落河中。裕駭極欲號，一聲狂呼，便卽驚覺，開眼四瞧，仍然是一張敵牀，惟案上留着一盞殘燈，臨睡時忘記吹熄，所以餘焰猶存。回憶夢中情景，也難索解，但想到乘龍上天，究竟是個吉兆，將來應運而興，亦未可知，乃吹燈再寢。不意此次却未得睡熟，不消多時，便晨雞四啼，窗前露白了。裕起牀炊爨，奉過繼母早膳，自己亦草草進食，已覺果腹，便向繼母稟白，往瞻父墓。繼母自然照允。裕卽出門前行，途次遇着一個堪輿先生，叫作孔恭，與裕略覺面善。裕乘機扳談，方知孔恭正在游山，擬爲富家覓地，當下隨